



■ 我们与它们开了个玩笑(布上油画)



■ 公开场合里的私话(布上油画)

俞晓夫：我就是个“小八腊子”

◆ 黄伟明 文 / 摄

● 我一直在想，跟俞晓夫见面的时候，他说话经常会有多面性的开头。对于刚进入上师大担任美院院长一职之事，他让我感受到了他对艺术教育工作的真诚和执着，而他将自己定位“小八腊子”，还说：“我到这个学校里来，就是想为学校做些好人好事的。”

刚电话告诉我我已到了上师大美术学院小白楼里了，人还没见，就听到走廊那头叽里呱啦地喊着我的名，一见面他就拉着我的手，热情地介绍起新办公室的情况，办公室里正放着他2010年在美国举办画展的海报，他指着画就问：“这幅画不常看到吧，不过最近我画了不少这样有点抽象的作品。”从他略显兴奋的神情中能感觉到，他对这种有别于历史画的具有现代语感的创作还相当有兴趣和得意。

当被问及最近忙什么，俞晓夫如数家珍地说起手上许多正在积极筹备的项目，最近的一个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、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，上师大、上海刚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“纪念刘少奇诞辰115周年中国油画展”。预定在今年十月举办相关研讨会，明年2月将在北京、上海展出。

另外，他早早开始策划起2015年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大型历史画展来了，“这个画展将会被带到俄罗斯，并会邀请俄罗斯画家来创作相关内容，这就像现在中俄联合军演一样，也将文化艺术联合到一起。”这场画展由俞晓夫担任华东地区负责人，征集华东地区的相关绘画，“我们的目的是将这个展览推向国际。”这样忙碌地策划、参与众多项目，实在不得不让人感叹，而他却说：“这就是我想为上师大甚至是上海做些艺术大事的梦想，不过我只是想把我手头的事做好而已。”

● “所有人都没想到我会到上师大来，招聘的条件几乎是为我量身定做，要求知名的油画家、年纪不限、又有教育行政的工作经历，全球找也找不到，老外来都不行。”这番话“大言不惭”，从他嘴巴里说出来却一点没让人觉得反感，因为他是真正靠着实力和知名度竞争上岗的。

说巧不巧，在得到校长聘用前，俞晓夫正好在这里做了两年客座教授，专门代班为艺术硕士上课，要找一个专家能给学院带来生机的，他就靠着上课认真，在学生中反映不错，就顺理成章地留下了。作为一名艺术家，要担任这样一个具有行政性质的职务，他承认有时也会紧张。“我在学校重点就抓创作，别的我不管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爱调侃的个性又冒出来了，“真的，艺术家容易得罪人。”

俞晓夫很不客气地说自己是“三十岁啥都不懂，四十岁是愤青，五十岁比较冲，现在六十岁反而很平静了，做事求稳扎稳打了，我就是一件件做。”这种稳扎稳打的做法恰好反映在他对学生的教育特点中。他主张让艺术硕士首先要回归经典主义，因此规定每个人进来都要经过临摹古典艺术绘画大师的作品，而临摹的作品交由刚泰进行收购，这样既能让临摹的学生有钱赚，而且又走向市场，产生了艺术商品。

“我觉得有些挂在墙上的画实在太差，

对于俞晓夫，很多人知道他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，知道他身兼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、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多职，而我曾在四年前与他有过一起出访西班牙、葡萄牙办展的经历，让我对他有了更多面的认识。此次俞晓夫参与了新民晚报发起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书画善会基金（“上海书画善会”），借此机会很想听他谈谈对于美术新型教学的理想，听他谈谈创作，让我想将这个拥有平常心、时细时粗、喜欢不时调侃一下自己的俞画家、俞教授写出来。



■ 俞晓夫正在对放在地上的作品进行讲解演示



■ 编外家庭成员(布上油画)



■ 一场历史剧(布上油画)

与其这样还不如羡慕些世界名画，局部的也可以，因为世界名画也不都是严肃的，也可以是印象派的，什么都可以。”因为是画出来的，效果如果逼真的话，它很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买卖，产学研的教育特点就出来了。一旦效果好，俞晓夫打算将这种模式普及到整个本科，甚至波及到其他院校的美术学院，发散出去，达到资讯共享。“人总有落难的时候，大家搞好关系，我觉得人缘是很重要的，院缘也是一致的，好的自己弄，坏的没人救，这个不好。”

● 即便不是院校学生，那些有潜力的青年艺术家也是俞晓夫牵挂的对象，艺术硕士毕

有商业头脑的模样，比起某些美术学院只管招生不顾毕业生就业的不作为，反倒让人感到敬佩。

另外，俞晓夫成立了一个历史画创作与研究基地，动员了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来合作，期望能在全国范围内招生，不是本科生，而是进修生，就用历史画来作教学。“现在历史画任务很重，除了眼下的刘少奇展，还有军事博物馆、上下五千年等机遇，做不完。”的确，这次全国文联、文化部组织的大型历史画展“上下五千年”，全上海只有3幅历史画中标，其中就有俞晓夫的“司马迁与《史记》”，如果能培养更多创作好作品的人才，才能提升历史画创作群的水平。

不过他也很清楚，青年艺术家要想在上海的艺术市场冒出头来，得到收藏家认可是关键，所以他希望有更多活动宣传，“就像某些电视选秀节目，一会儿观众投票，一会儿专家投票，这些都是有娱乐成分在推动才火起来的。虽说艺术创作本身应该是实打实的，但是有时候宣传手段也要有娱乐性的做法。”

● 一旦涉及教学，就不得不对历史画创作理念进行更理论性的探讨，该画什么样的历史画？为什么要画这样的历史画？俞晓夫正在摸索着，反思着。

“历史画应当与国际接轨。”俞晓夫创作历史画的内容并不是简单地复原历史画面，他认为：首先，历史画应该还原真实的空间，应该是一种严肃的作品。这需要有德国人般的刻板精神，因为德国人伟大就伟大在“刻板”得很，一板一眼的，却因此能把细节做到极致。其次，要有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国那种人文和宗教延续下来的传统，这种人文精神不会分太多的宗教派别，主要表现的是一种无关乎阶级的人文关怀，是为了宣扬一些感人的、有普世价值的历史而进行的创作。另外，他还提倡像苏里科夫那样进行穿越性的创作，当“我”也在画里，才能用当代的观念去解读历史，才能产生当下的意义。

而画历史画的目的则是顺应了事物发展的规律——物极必反的道理。很多国家都认为当代艺术已经走到尾声了，即便是美国在巅峰了那么多年后，也面临枯竭。我们需要新的东西来替代它，那么我们就来回顾历史，“我就觉得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将经典的绘画艺术、具象的绘画拿来作为一种新的前卫。当代艺术再时尚，一直看一直看也会视觉疲劳，反倒是突然看到一个经典的东西会觉得更好看。将它提到很学术的高度上，要以占领学术高地的姿态去发扬，才能发挥出历史画的超越性和潜能性。”通过历史画，我们可以把具象绘画做好，不必局限在历史画，肖像、静物等也都可以。不过，俞晓夫也希望画家同时也做一点当代的作品，综合材料的、多元的、行为的都可以，这样也能作为历史画创作的一些调剂。

关于历史画创作院基地的这两块内容，始终贯穿在俞晓夫的艺术教育中和他自己的创作中。或许很多人眼里，因为他好导师的身份，总让人容易觉得他有些商业味儿。但希望大家能理解：“别看我做了那么多其他事情，其实我还是个画家。”

业展如何办得更好、青年艺术家如何能出头，业内和社会如何评介年轻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，这需要连接口，他始终在不断思考着。

交流当中，记者发现他对艺术教育绝不仅是空想，说着说着就有很详细的规划和计划表达出来。譬如，他正计划着请画廊来参与艺术硕士毕业展，对好的作品进行分配，出画册，让毕业展尽可能达到上海一级的水平，“这无论对收购者还是我们的学生都是双赢的。如果搞得不好，还可以到北京展出，让上师大的艺术硕士名列前茅，有了威信，做得更多，我们也会得到更多支持的平台。”这样颇